

神田外語大学紀要第 29 号
抜刷 2017 年

The Journal of Kanda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2017)

关于现代汉语描写性状语标志“地”

現代中国語描写性連用修飾語マーカー「地」について

Notes on Depictive Adverbial Modifiers in Modern Chinese

青 野 英 美

关于现代汉语描写性状语标志“地”

現代中国語描写性連用修飾語マーカー「地」について

Notes on Depictive Adverbial Modifiers in Modern Chinese

青野 英美

本文は博士論文「現代中国語描写性連用修飾語研究」(《现代汉语描写性状语研究》以下「博士論文」)を基に、描写性連用修飾語のマーカー「地」の特徴について行った研究である。

「地」は意味論的に、その前にある語に「状態量」を持たせ、この性質を広い意味の描写性としてきた。本文は描写性の特徴について詳しく分析し解釈を試みた。よって、描写性とは、物事の特徴を顕著化するとともに臨時的であり、実現可能であり、情報の明確度に差があるなどの特徴があると明らかにする。これらの特徴がまた逆に「地」に文法上に強制的な機能を持たせる。

本文は「博士論文」を基に行った研究のため、一部の例文はそのまま引用した。

1. 句法结构上的“地”

“地”在句法结构上连结状语和谓语,主要作用是标志它前面的句法成分。

关于“地”的性质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比如有词缀说¹、结构助词说²、虚词兼语义标志词说³、语用标记说⁴等。这些说法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地”的性质和特点。在“地”的功能方面一些学者也发表了看法。主要有突出

¹ 朱德熙著《说“的”》(1961)

²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刘月华(1983)

³ 张国宪(1991)

⁴ 张国宪(1991)、杨德峰(2002)

描写性的作用⁵、突出强调性的作用⁶、具有修辞作用⁷等。本文认为,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要更清楚地描述这种语言现象, 首先要厘清它的表象与它背后的机制。

句法结构是句法成分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律排列成的一个线性结构, 每一个句法成分都有各自的句法位置。在现代汉语中, “地” 介于状语和谓语之间, 连接状语和谓语, 起到的是结构助词的作用。如:

(1) 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2) 她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

在一个合格的句子中, “地” 的句法意义是表明它前面的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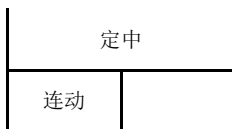
(1) 中的 “高高兴兴” 和 (2) 中的 “一瘸一拐”, 因为 “地” 的存在即可确定为状语。但由于状语中有带 “地” 状语和不带 “地” 状语之分, 且同一语言成份也可能有带 “地” 和不带 “地” 两种情况。如:

(1') 他们高高兴兴回家了

(2') 她一瘸一拐走进教室。

(1) 和 (1')、(2) 和 (2') 的句法结构因 “地” 的有无而不同。用复杂一些的句子中来比较, 就能看出 “地” 的有无关系到句法结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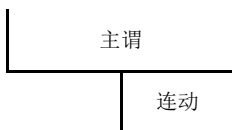
(3a) 笑吟吟望着我的 那个人。



(3b) 笑吟吟地 望着我 的 那个人。



(4a) 身子 摇摇晃晃站不稳。(高万云例)



(4b) 身子 摇摇晃晃地站不稳。



⁵ 刘月华(1983)

⁶ 杨德峰(2002)

⁷ 曹志彪(1996)

(3a)⁸句中的“笑吟吟”和“望着我”组成连动结构; (3b)句中的“笑吟吟”和“望着我”组成状语和中心语结构。(4a)中的“摇摇晃晃”和“站不稳”组成连动结构; (4b)中的“摇摇晃晃地”和“站不稳”组成状语和中心语结构。

句法结构不同,自然有语义结构上的因素。因为形式上的不同必然有深层机制在起作用。“地”在句法结构上拉开了状语与中心语的距离,它在语义上也一定有特殊的意义。

2. 描写性的具体涵义

“地”在句法结构上拉开了状语和中心语的距离,使“地”前面的状语具有了独立于中心语的特性。这种独立在语义层面上使“地”前面的语言成分凸显出来,被认知焦点化。在《现代汉语描写性状语研究》中,这一点是已经确定的⁹。

在语义层面的独立,使该语言成分在语义结构上获得了自由,使它不只服务于谓语动词,也可以与其他语义成分发生联系。如:

(5)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

(6)他腿上沾满了泥巴,刮光了的脑袋上稀稀疏疏地钻出来些许白发。

(7)他愤怒地发现他的妻子与他的好友关系暧昧。

例句中“一串串”描写的是“小气泡”的状态,同时也是“冒”时的状态。“稀稀疏疏”描写的是“白发”的状态,与动词“钻”没有语义关系。“愤怒”是他“发现他的妻子与他的好友关系暧昧”这一事件后的心理状态,描写的不是单独的某个成分,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语义关系集体表达的一种事态。这些描写性成分带“地”以后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对跟它有语义关系的成分所处状态的具体描写。具体的状态必然具有具体的量性。因此可以说,描写性语言成分在语义上的自由来自“地”,同

⁸ 引自《现代汉语描写性状语》P40

⁹ 博士论文 P40

时它也通过“地”获得了量性。这种量性是描写性的根本性质,具有量性的描写性成分是典型的描写性状语¹⁰。以此确定“地”是描写性状语的标志。

一般来说,量与质是事物存在的必备要素。物件以数量的形式存在,通常用个数、面积、体积等表达,客观明显。而动作行为的过程或变化所呈现的状态与物件相比,量性相对模糊、抽象。但是只要发生某个过程或变化,它就会对时空有某种影响,其量性也必会伴随其中,否则其过程无法被感知。动作行为的状态往往随动作或变化的发生而产生,随动作行为或变化的结束而消失。人们要描述某种状态,一般是信息发出者将自身的感知付诸言语信息,信息接收者再通过言语信息刺激经验系统来间接感知某种状态。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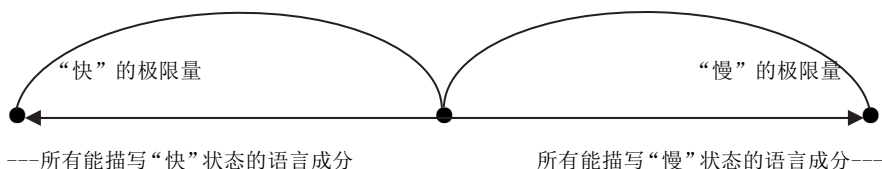
(8)他支起肩深吸进去,慢慢地吐出来,浑身荡一下,笑了,说:“真不错。”

(9)我没敢进去,从楼里飞快地跑了出来,一直跑到阳光灿烂的草坪上。

“慢慢地”是对“吐”这个行为过程的描述写,“飞快地”是对“跑出来”这种过程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人感知到“吐”和“跑出来”在时空中发生的过程的具体状态。对某个动作行为的描写,理论上说可以有无数种表述方法。如果(8)中没有“慢慢地”、(9)中没有“飞快地”来描写,人们就只能根据“吐”和“跑”的动作意义来理解“他”和“我”的状态。当然,现实中可以有无数种“吐”或“跑出来”的情形,比如描写“吐”可以用“悠然自得”、“漫无目的”之类的词来描写“他”的神情。描写“跑”可以用“慌慌张张”、“连滚带爬”之类的词语来描写动作行为过程中所呈现的状态。如果只在速度意义上来描写,那么,可以根据“吐”和“跑”的行为特点或表达需要来选择词语。“吐”可快可慢,“跑”一般只允许用表达“快”这个意义的词语,否则达不成描写目的。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8)中的“慢慢地”和(9)中的“飞快地”,只确定了无数种“吐”或“跑”速度意义上的状态之一。“慢”和“快”是一一对立的概念,分别表达速度的两个方面。如果把描写速度或动作的状态量按照从快到慢或从慢到快的顺序排列出一个变量序列,那么所有表示与速度有

¹⁰ 博士论文 P40(表述不同)

关的状态量的描写都能够在这个对立统一的顺序中占据一定的点位。具体占据的位置可能会与个人的主观认识有差异,或者也有“不紧不慢”之类的占据中间地带,这些都不影响具体的状态量。“慢慢地”和“飞快地”作为具体变量可以分别在这个表达速度量的集合中占据典型的位置。



所以说,描写性状语表达的动作行为或变化的状态本身就是截取了动作行为或变化发生时可能有的无数种状态之一。描写性状语传达的只是事物、动作行为或变化过程当前所处的某种状态,信息发出者通过带有具体量性的描写使人更鲜明地感知描写对象的存在以及动作行或变化的发生。这种量性是广义的描写性。描写性状语描写的对象不同,描写性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2.1 突出内涵与临时性

前面说过,无论是事物还是动作行为或变化过程,只要是客观存在的就会有具体的大小、多少、强弱、细巨等量性。描写性状语的语义指向,即描写对象如果单纯是动作行为或变化的主体或结果时,它就会突出其主体或结果的内涵。如:

(10) 炉火熊熊地烤红了我的脸。

(11) (火车)浓浓地吐出一股蒸气。

(12) 公园的长椅上臭哄哄地放着一包垃圾。

“熊熊地”描写的是“炉火”燃烧时的状态、“浓浓地”描写的是“蒸气”被“吐”出来时的状态、“臭哄哄”描写的是“垃圾”发散的气味的状态。这几个描写性状语分别从某种特征上对这些事物的本质做了强有力的描写,在句子中突出了各自描写对象的内涵。如果把“炉火”燃烧的过程拍摄成动画来看,可能看到无数种燃烧状

态, 刚点燃时的状态不可能很旺, 甚至会有熄灭的可能, 等燃烧起来火苗会越来越旺, 这时才有可能达到“熊熊地”的状态, 而等到柴火燃尽火苗快要熄灭时, “熊熊”的状态自然也就消失了。所以, “熊熊地”燃烧的状态只能是柴火在燃烧过程中达到旺盛阶段时表现出的状态。同样, “火车”吐出的“蒸气”也会经过从淡到浓的过程, 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浓浓地”的状态。“垃圾”同样如此, 它会经历从没有发臭的阶段转变到发臭的状态。这些描写性状语描写的都是事物在某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存在特征, 结果就是使这些描写对象更鲜明地被感知和认识。

因此, 当描写性状语的描写对象是事物时, 通常它只描写该事物在某个时段或阶段的状态, 以此突出事物的内涵, 这个特点就是描写性的临时性特征。描写性状语的这个特征区别于不带“地”的状语, “地”必须强制性地出现在句法结构上, 否则句子或者不成立或者以其他句法形式成立。

叙述某个过程时, 总是免不了要涉及主体或结果等事物性的成分。在语义结构上, 施事以何种状态发出动作行为如果是关注的要点, 描写性状语就会突出对其内涵进行描写, 这样往往会描写得形象生动。当然, 充当描写性状语的语言成分除了前面例句中的单纯形式语词以外, 也可以有复杂形式的。比如:

(13) 小马写好条子, 表情复杂地看着我, 欲言又止。

(14) 那时我的酒量很小, 喝了几口葡萄酒就晕乎乎的, 其他人也都脸红脖子粗地吵闹不休。

(15) 雪亮耀目的灯光下, 她像一个魂儿轻飘飘地没有质感。

从句法结构上看, “表情复杂”是一个主谓短语, “脸红脖子粗”是一个联合短语。这两个短语在语义上都描写了施事的事物性特征。而“像一个魂儿轻飘飘”是一个比况短语和状态形容词的组合, 在语义结构上可以把“像一个魂儿轻飘飘”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几个描写性状语结构都很复杂, 它们在语义结构上本身也是完整稳定的。它们出现在描写性状语的位置上描写施事或受事时, 表现的性质和单纯的语言成分一样, 也具有临时性的特点。(13)中“小马”在“看着我”时候的状态是“表情复杂”, (14)是其他人“吵闹”时的状态, (15)中的“她”在“雪亮耀目的灯光下”时

呈现的状态是“像一个魂儿轻飘飘”的。它们描写的都是事物某一时刻的特征,具有突出内涵的临时性特点。

2.2 可实现性

描写性状语的语义指向如果是动词,那么它描写的一定是该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的过程或事物变化的状态。无论是动作行为的过程还是事物变化的过程,都可能会伴随某种方式、手段、程度、心理、表情及其他相关的状态特征。这些状态通常伴随行为或变化的发生而产生。描写性状语对动作行为或变化的状态进行描写,也就是对动作行为的过程或变化过程的描写,其间必然会涉及该动作行为或变化状态相关的强弱、冷暖、亲疏、快慢等等因素,因此描写性状语在语义上一定具有表示该动作行为或变化的具体状态量的特点。比如:

(16) 王老师和蔼可亲地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

(17) 她的脸渐渐地红了。

(18) 你要老实地交代问题。

(19) 她麻利地为我重新搽药,敷上棉纱,用手把胶布撕成一条条,勒在纱布上粘牢在我胳膊上。

“和蔼可亲”描写的是“王老师”“回答”时的情态,而“渐渐地”则描写了“她的脸”是如何从不红而变“红”的。描写性成分是对动作行为或变化过程的具体描写,动感地说明在何种状态下发生的动作行为或变化,描写性成份表达的状态本身一定是伴随该动作行为的发生或变化的。因此,描写性成份的语义指向如果是动词或形容词,那么它必然是对动作行为或变化的具体描写。也就是说,该动作行为或变化必须以被描写的状态发生或呈现,当然同时也排除了出现其他状态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描写性必须具有可实现性。如(16)中的“和蔼可亲”既描写“王老师”的状态,也描写“回答”时的状态、(17)中的“老实地”是对“你”“交代问题”时的要求状态。

由于表达的需要,在一个合格的句子中,动作行为或变化即使处于未实现状态,基于可实现性这一特点,描写性成分也必须支持该过程或变化得以实现。比如:

微微地 哈哈地 傻乎乎地 调皮地 害羞地 嘿嘿地

痴痴地 坦白地 含蓄地 客气地 爽朗地 放荡地 笑

描写“笑”时,可能有无数种“笑”的状态,上面所举的只是其中的几种。而实际用哪种状态来描写,完全取决于信息发出者的表达需要。

言语生活中有比喻或夸张甚至反语等表达方法,只要在信息接收者理解的范围内,都是成功的表达。如果描写的状态可能发生,就是合格的句子。如:

(20)他知道女人不喜欢男人们对他们太尊敬,所以他**带玩弄地**恭维,**带冒犯地**迎合。

(21)疲倦的老牛听到老人的吆喝后,**仿佛知错般地**抬起了头,拉着犁往前走。

(20)中“带玩弄地”和“带冒犯地”分别是“他”“恭维”和“迎合”时的状态。一般情况下,“玩弄”和“恭维”、“冒犯”和“迎合”的词汇意义相反,很难在同一个句子中描写同一个对象。在这里作者分别给它们带上“地”来表达,把它们处理为描写动作行为的状态,不但使它们能同时出现,还达到了高层次的逻辑效果,对动作状态的描写精彩练达。(21)中通过拟人化的表达手法,描写了“老牛”的状态,“仿佛知错般”这种状态符合人们的经验,起到了惟妙惟肖的作用。这些例子说明,描写性状语表达的状态的可实现性是一个很重要因素,这个特点关系到句子是否能成立。如果描写的状态不具有可实现性或超出信息接收者的接收能力,有可能不被理解和认知。比如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能说:

× 她像一个魂儿轻飘飘地笑了。

× 他飞快地笑了。

× 我们一家一家地笑。

有时,充当描写性状语成分本身的语义结构很复杂。甚至有时描写性状语的语义指向不一定出现在句法结构上。但是,这也不影响信息接受者通过语义关系明确某个存在的主体。如:

(22) 他被恭恭敬敬地请进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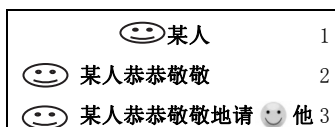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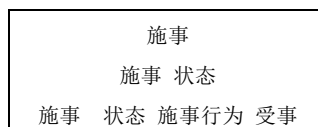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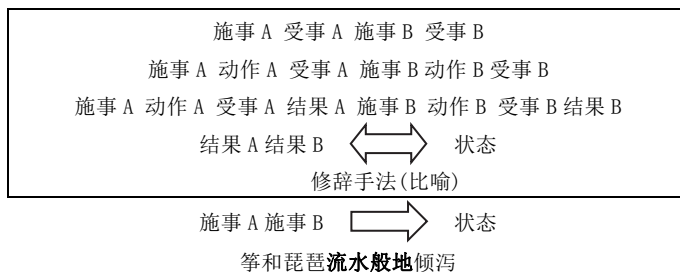


图 2

他被某人恭恭敬敬地请进办公室 受事 被动 施事 施事状态 施事行为 受事 受事行为 场所

(22)中受事“他”是被“恭恭敬敬地”请进办公室的，可是句法结构上没有出现具体的某人，然而我们又确实实地能感受到这个人的存在，因为在语义结构上我们已经感知到了“某人”存在的状态。图1中是(22)中的语义成分，图2是语义关系。图1中的语义成份在句法结构上没有完全体现，但是我们会从图2中的语义关系感知存在某人，这个人是以“恭恭敬敬地”这种状态存在的，这个人又以“恭恭敬敬”的状态“请”“他”，所以才出现了“他被恭恭敬敬地请进办公室”这样的描写。这个过程的实现包涵四个层次的语义关系。再比如：

(23) 水袖在淡蓝的光中拖来拖去，腰肢婀娜地扭动，箏和琵琶流水般地倾泻，天幕一片辽远清丽的冷调子。



(23)是一个通过修辞手法处理过的句子。句中描写性状语“流水般地”的语义指向是弹奏者弹奏箏和琵琶发出的乐音，而“弹奏者”和“乐音”都没有在句法结构上

出现。但是不会有人以为真的是大量的箏和琵琶“倾泻”而下。上面方框中施事的存在、行为的发生、产生的结果过程都是语义层面上的内容,反映的也是一个多个层次的语义关系。这一点也说明了语义成分与句法成分可以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不论是简单的语义关系还是复杂的语义关系,也不论是平白的叙述还是通过修辞手法处理,描写的状态只有实际可以实现或被人们感知认可的状态才能是合格的句子,才能达到生动的效果。

由此可见,“地”前面的描写性状的语义成分与其他语义成分之间结构可以是立体的、多层次性的。复杂立体的语义关系也好简单明了的语义关系也好,可实现性特征主要体现在语义指向谓语动词的情况。

当描写性成分的语义指向同时是施事和施事发出的动作行为时,那么,描写性状语就会同时具有临时性和可实现性特征。如:

(24)王一生坐回床上,很尴尬地笑着。

(25)他不耐烦地打断我说:“怎么不是嘲笑?”

“很尴尬地”和“不耐烦地”描写的都是施事的状态,同时它们的语义也都跟动词有关,描写了施事在某状态中发出的动作行为。

描写性状语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描写动作行为的同时,描写受事的存在状态。比如:

(26)她工工整整地写了一行字。

(27)小明在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一个圈。

(28)大师傅辣辣地做了碗担担面。

一般情况下,“工工整整地”写出来的“字”应该是“工工整整”的字。“圆圆地”画出来的“圈”也应该是“圆圆”的圈。“辣辣地”做出来的“担担面”也一定是“辣辣”的面。在这类同时描写动作行为和行为结果的描写性状语句中,因为结果是动作行为的结果,所以通常也成为某个具有某种状态的事物。这样的事物区别于概念化的事物,它具有随该具体事物的消失而消失的性质,是描写性状语可实现性特点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说可实现性是描写性的主要性质之一。

2.3 描写性的信息明晰度

描写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信息明晰程度。一般来说,充当描写性状语的语言成分的属性决定描写性的信息明晰程度。比如:

(29) 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

(30) 喝了白酒的男人脸红得象猪肝, 醉醺醺地互相搀扶着从我身旁默默走过。

(31) 大家仍然很兴奋, 觉得到了繁华地界, 就沿街一个馆子一个馆子地吃, 都先只叫净肉, 一盘一盘地吞下。

拟声词和状态性容词充当描写性状语的时候, 明晰程度较高。(29)中“哗哗地”本身就是模拟下大雨时的声音, (30)中“醉醺醺”本身也是描写喝醉的状态。它们本身的词汇意义已经蕴含了描写对象的状态。而(31)中“一个馆子一个馆子”是“数+量+名”结构, 它们本来用来计数实质的物件, 通常情况下不作状语, 而当它们一旦突破句法限制带“地”充当了描写性状语, 它们传达的信息状态就十分地明确。这类描写性状语表达的状态没有信息损耗, 明晰度是最高的。由此可见, 描写性状语表达的状态越具体, 信息的明晰程度也越高。

(32) 他东倒西歪一路语无伦次地说米兰, 说他们的关系。

(33) 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 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 团团打转。

(32)中“东倒西歪一路语无伦次”和(33)中“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都包含了两个以上的语言成分, 都对施事和动作过程分别作了描写, 直接唤起人们的经验感觉。这种经验感觉基本上基于人们共通的经验感觉, 明晰程度也很高。

另一方面, 描写性状语语义指向不同, 它所表现出的特点也不同。如果描写性状语的语义指向是句子中的成分, 它对该成分的描写容易做到充分、具体。但是, 如果描写性状语描写的对象不是句法结构上的某个具体的句法成分, 而是句子谓语部分整体表达的一个事态, 不同的信息接受者可能会出现差异。比如:

(34) 她幸运地躲过了一场灾难。

(35) 她幸运地中了五百万元大奖。

(36) 他幸运地考上了大学。

(37) 他们开心地享受着美酒佳肴。

(38) 他幸福地受到了领导人的接见。

上面这些充当描写性状语的语言成分在语义结构上都没有直接对应的语义成分。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幸运”、“开心”和“幸福”的语义指向都是谓语部分整体表达的事态,它们传达的信息人们都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这种理解和认识是透过对其词汇意义的理解在心理上形成的反应。信息接收者的人生经验或阅历不同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反应。

在充当这样的描写性状语中,我们会发现同样是“幸运”,人们对“躲过一场灾难”和“中了五百万元大奖”或是“考上了大学”的感受如果不同,对这几个句子中的“幸运”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重视生命的人对于“躲过了一场灾难”中的“幸运”感觉可能会比“中五百万元大奖”感受到的状态强烈。热爱钱财的人可能会相反。同样,(37)中的“开心”、(38)中的“幸福”等也是由于谓语部分表述的事态让人感受到的心理状态。信息发出者只把对该事物的感觉以一个初始状态的形式先行传递给信息接收者,对信息接收者进行感觉上的刺激。这是让信息接收者根据自身的经验或感受能力补出所感值的一种策略,是在感觉上诱导信息接收者对后面要描述的事态在心理上有一个感应取向。由于信息发出者提供的只是一个量性不明确的感觉,因此信息接收者对这个意象的所感值会因事而异,因人而异,甚至会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而不同。由此可见,描写性状语描写的状态越具体,信息明晰度越高,反之就越模糊。因此,本文提出了描写性具的明晰程度不同的特点。

3. “地”的功能

通过分析描写性状语的描写性特征可以发现,充当描写性状语的语言成分可以是复杂的,语义结构可以是多层次的。但是“地”都能把它们强制地体现在句法结构上。例如:

(39) 赵玉林无心地天南地北地闲扯,小王却有意地要在对方不知不觉中进行自己的了

解工作。

(40) 薛苹仍然和气、甚至带有几分惋惜地说:你以后可能再也找不着比阿眉更好的姑娘了。

(41) 吴姗沉着、若无其事但语气坚决地说:“要真是你的事,你要我管我也不管,但现在不是这样!”

“地”的这个功能使它具有简化语篇的作用,实现了将复杂的描述过程凝缩成一个意象丰富的语言成分出现在句法结构上。体现了句法结构的经济性原则。

这就是“地”所具有的标志非典型句法成分的功能。一般来说,每一种词性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句法位置。如名词作主语和宾语,动词和形容词作谓语等,这是它们的典型句法位置。而如果名词出现在非主语和非宾语的位置上,我们就称其为“非典型的句法位置”。如:

(42) 我们应当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一个人。

(43) 梁志达就油鸡、卤味、海蜇皮地叫了许多东西。

(42)中的“历史”和(43)中的“油鸡、卤味、海蜇皮”都是名词,它们本身不应该出现在状语的位置上。然而,“历史”因它带了“地”脱离了本身的概念属性,而具有了状态量,描写应该以何种状态“考察”一个人。(43)中的“油鸡、卤味、海蜇皮”表示有代表性的列举。它们带“地”出现,会让人明确地感知到这些东西的存在。

此外,“地”还具有能把两个句子“合并”起来排列在一个线性句法结构上的作用。比如:

(44) 他很聪明,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

(44') 他很聪明地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

(45) 他毫不害臊,大声说:---

(45') 他毫不害臊地大声说:---

在(44)和(44')、(45)和(45')中,有“地”和无“地”在句法结构上的区别是明显的。(44)中的“很聪明”作谓语,(44')中的“很聪明”作状语;(45)中的“毫不害臊”作谓语,(45')中的“毫不害臊”作状语。

“地”在语义层面上使它前面的语言成分具有描写性,同时也具有将那些非典型的充当描写性状语的语言成分实现在句法层面上的强制性功能。

小结:现代汉语中的“地”在句法层面上,能明确它前面的句法成分。在语义层面上,“地”使它前面的语言成分获得量性,即广义的描写性。本文对描写性作了详细地分析解释。指出描写性根据描写的对象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描写事物的状态时,具有突出内涵与临时性特征。描写动作行为或变化的过程时,具有语义的多层次性和可实现性特征。如果同时描写施事和动作行为或同时描写动作行为及其结果时,兼有临时性和可实现性特征。此外,描写性还有信息明晰度高低的特征。

参考文献:

- 青野英美《现代汉语描写性状语研究》(2006)
- 张国宪《谓词状语语义指向浅说》《汉语学习》1991, 2
- 曹志彪《非副词的指名性状语浅析》《汉语学习》1996, 2
- 朱德熙《说“的”》《中国语文》1961, 12
- 刘月华《状语的分类和多项状语的语序》《语法研究和探索》(1) 1983
-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1996
- 杨德峰《试论副词作状语带“地”的问题》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2, 3
- 高万云《指名性状语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汉语学习》1993, 3